

交流合作，共同前進

—建議規範圖書館學名詞術語和

探索圖書館學概念範疇體系



周 文 駿

北京大學圖書館學情報學系
教授。曾任北京大學圖書館
學情報學系主任。

一九九〇年九月臺灣圖書館界同仁組團前來北京、天津、武漢、杭州等地參觀訪問。從此揭開了海峽兩岸圖書館界學術交流的新篇章。這是中國圖書館界的一件大事，它必將載入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史的光輝史冊。

兩岸圖書館界同仁，在不斷交往中增進了友誼，加深了認識。這對於海峽兩岸的圖書館事業建設和圖書館學研究工作，無疑都是大有裨益的。所以我想：「交流合作，共同前進」，應該成為海峽兩岸圖書館界同仁的共識吧！

但是，我們也覺察到，目前的學術交流，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是不夠的；至於合作，需要我們做的事情很多，不過我認為，可以從規範圖書館學名詞術語開始。這是因為規範名詞術語是交流合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名詞術語規範的成果又反過來成為推進交流合作的有力工具。

早在一九二九年，徐能庸根據 **Axel Moth's Glossary of Library Terms** 編譯了《圖書館學九國名詞對照表》（中、英、德、法、意、西、荷、瑞、丹），由商務印書館發行。該書收入的中文名詞僅 130 條左右。此後，有關英漢對照、俄漢對照等等圖書館名詞術語的書籍出版頗多。例如，一九八一年李德竹教授編著的《圖書館學暨資訊科學常用字彙》問世，收集名詞術語 5,480 多項。一九八八年又有洪進德、李之為編的《圖

書文獻資訊辭典》印行，收錄名詞術語28,000多條。199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趙福來等編的英、法、德、西、俄、漢《圖書館學情報學詞彙》，收入名詞術語5,600餘條。以上這些名詞術語的彙編，收集名詞術語數量之多，以《圖書館學九國名詞對照表》比之，真是小巫見大巫。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半個多世紀以來，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學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彙編所收錄名詞術語不僅僅限於圖書館學一個學科，往往包括情報學和文獻學等等在內，收詞量增大與此直接有關，不過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為這些學科關係密切，內容互相交叉重複，所謂「剪不斷，理還亂」，其實很大一部分名詞術語很難僅僅歸屬於其中的一個學科。這種現象也說明了圖書館學與其姊妹科學共同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

一種與收集圖書館學名詞術語、中外文互相對照，並加以排比密切相關的工作是圖書館學專業詞典的編纂。跨入八十年代，圖書館學專業詞典的編輯出版掀起了高潮。先後出版的有吳雪雁主編的《圖書館學詞典》（深圳海天出版社）、王紹平等編著的《圖書情報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張玉鐘等主編的《新編圖書情報學辭典》（北京學苑出版社）、來新夏主編的《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簡明辭典》（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以及周文駿主編的《圖書館學情報學詞典》（北京書日文獻出版社）等等。這些詞典篇幅在80萬至120萬字之間。臺北也正在編纂一部大型的《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計畫四百萬字，由胡述兆教授主編。

我們都知道，專業辭典的特點在於對名詞術語的內容解釋，並將詞間關係加以揭示。這項工作的實質是選擇圖書館學中的一部分主要的名詞術語，從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加以規範。

但規範名詞術語是一項十分困難的事情。這種困難根源於名詞術語自身發展的複雜性。我在《圖書館學情報學詞典》的「前言」中曾寫道：「在圖書館學、情報學、目錄學和文獻學領域內，我們正處於一個調整名詞術語體系的新時代。一方面，這些學科的名詞術語來源不同，有因襲古人的，有譯自各種外文的，有源於新生事物的，極不統一。另一方面，這些學科近年發展迅速，學科間出現更多的內容互相滲透、交叉、重複的現象，並且還受到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電子計算機科學等相關學科的影響，新的名詞術語不斷湧現，某些原有名詞術語的涵義起了變化。以上兩方面的原因，造成同一對象往往有不同的名詞術語，同一名詞術語常常有不同的涵義，使得名詞術語間的關係日益複雜。」凡是做過科學研究或編

過詞彙和詞典的人，都能體會到這一點。

當然，還可以深入一步來分析，我們很容易地發現，地域因素無疑也是影響名詞術語複雜性的原因之一。各地域之間名詞術語的差別，正是衆多名詞術語差別因素在地域上的綜合反映。遠的不說，就說海峽兩岸吧，由於多年分隔，圖書館學名詞術語存在許多不一致、不統一的地方，影響着彼此之間的學術交流。我以英文爲對照，隨手舉幾個衆所周知的、典型的例子來說明：

英 文	北 京	臺 北
Computer	電子計算機	電腦；電子計算機
Information	情報	資訊
Documentation	文獻學；文獻工作	文件處理；文獻處理

以上這三個名詞，除了自身的不統一之外（正在逐步趨向一致），又加之都有較強的組合能力，所以，以其爲基礎而構成的許許多多名詞術語，其差別就自然而然地廣泛存在了。可見，我們規範名詞術語時，着重解決那些具有強大組合能力的常用詞是十分必要的。

以上提到的名詞術語主要是從語言方面來講的，若從思維方面來看那就是概念。前面我們提到的詞典有解釋名詞術語內容的特點，主要指的就是要對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作出恰當的說明。但對於概念，我們還有一個更加深層的問題，那就是圖書館學的概念範疇體系。

經過長期的發展，圖書館學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概念，其中那些在圖書館各個分支和各個研究領域中廣泛使用的概念，可以叫做基本概念。倘若有的話，那些能夠反映事物的統一性和普遍聯繫的思維形式的基本概念，又可以謂之範疇。

至於概念範疇體系，是指衆多概念、範疇彼此相關性的總和。這些相關性主要體現出概念、範疇出現的歷史順序和概念、範疇從普遍到特殊、從淺近到高深的邏輯層次。

概念範疇體系也有其錯綜複雜的層次。就哲學的範疇體系而言，「有一家的範疇體系，有一個學派的範疇體系，有一個時代的範疇體系，有長期通慣的綜合範疇體系」。（張岱年：《論中國古代哲學的範疇體系》，《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2期）

哲學之有範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並且已經形成了一定的體系。圖書

館學是否存在範疇和範疇體制？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大問題，只有通過不斷地、深入地探索，我們大家才能取得一致的認識。

不過，在我國古代，許多藏書家、文獻學家、目錄學家、校讎學家等等都為建立我國圖書館學概念範疇體系準備和提供了必要的材料。近代圖書館的興起，西方圖書館學理論和方法的輸入；現代圖書館事業之普及，情報新技術的應用，以及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進展，都為我們建立圖書館學概念範疇體系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我深切地感到：從名詞術語的收集、對照、整理，到專業詞典的編纂，進而探索概念範疇體系，不僅是我國，也是世界圖書館學的一項重要基本理論的建設。這也是衡量一門科學是否發展到成熟階段的一個重要標誌。

正因如此，我們把規範圖書館學名詞術語和探索其概念範疇體系看成是時代賦予海峽兩岸圖書館界同仁的歷史使命。我在和一些美國、臺灣圖書館學專家交往中，他們也屢屢談起類似的問題。我想，我們海峽兩岸圖書館界的同仁，可以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共同就圖書館學名詞術語和概念範疇體系的問題舉行研討會，這不僅有助於海峽兩岸學術交流合作，而且對於圖書館學基本理論的建設，肯定會起到促進作用。